

牧羊兒

小說月報叢刊第五十二種

牧羊兒
童話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The Shepherd" and Other Tal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翻印

回(小說月報叢刊) 牧羊兒(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上海棋盤街中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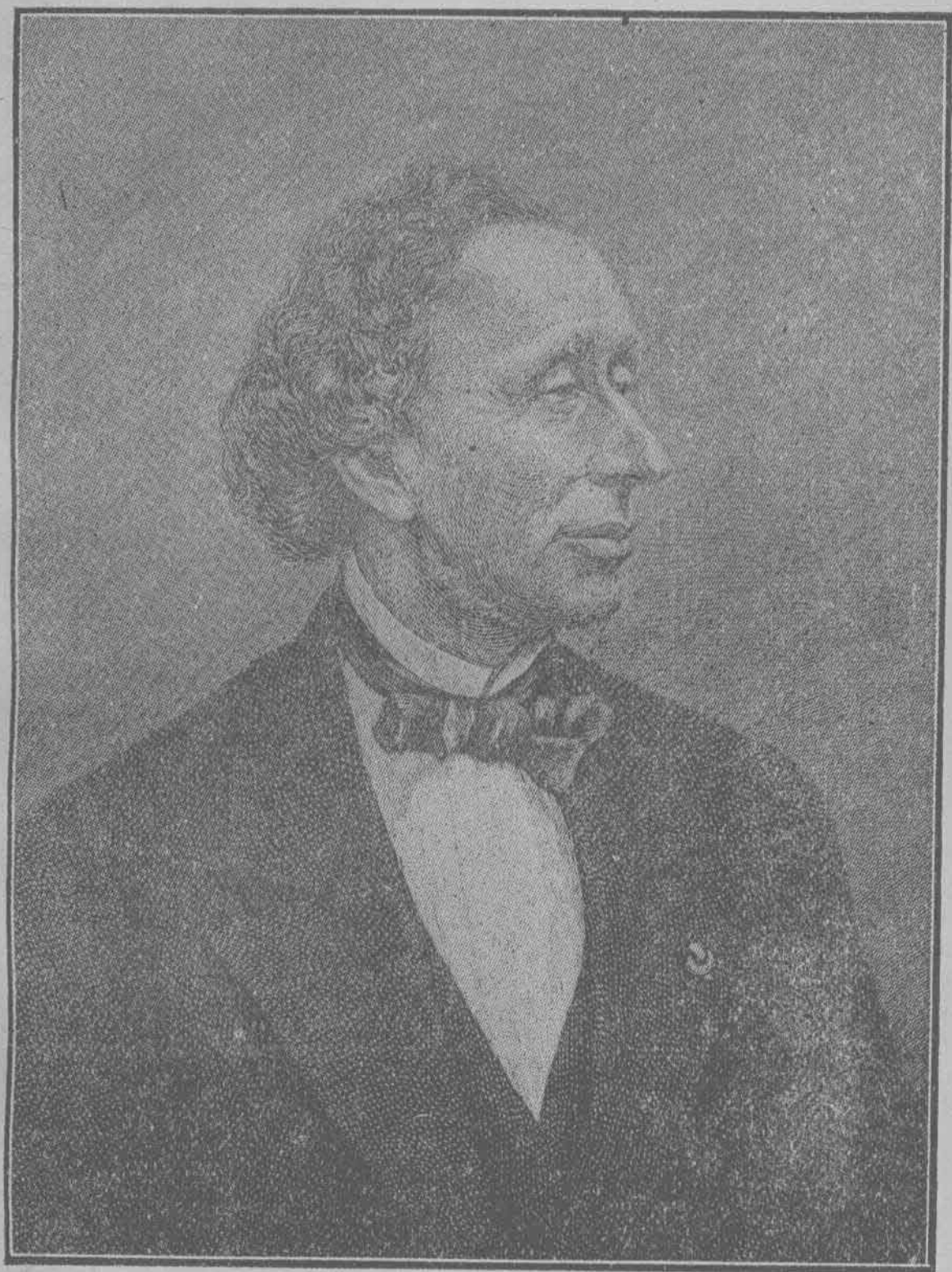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商務印書館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小川未明像



像 生 徒 安

目次

牧羊兒……………葉紹鈞(一)

燈蛾的勝利……………嚴既澄(一〇)

小賭婆兒的大話……………徐志摩(二二)

蜘蛛與草花……………日本小川未明著：曉 天譯(三一)

種種的花……………日本小川未明著：曉 天譯(三七)

懶惰老人的來世……………日本小川未明著：曉 天譯(四一)

兇惡的國王……………丹麥安徒生著：顧均正譯(四六)

姆指林娜……………丹麥安徒生著：C F 譯(五一)

蝴蝶……………丹麥安徒生著：徐調孚譯(七三)

蟲之樂隊……………許敦谷(七九)

牧羊兒

葉紹鈞

草場的一角有一間小屋子，一個孩子與三十多頭羊住在裏邊。他們非常愛好，比人家的兄弟姊妹還要愛好。屋子裏地上鋪着稻草，他們躺在上面，彼此枕着腿，貼着胸，擠成一團，一同過那黑而長的夜。

夜雖是黑而長，但他們覺得牠是很暖和很有味的。所以他們做起夢來，也往往見到可喜的事情。

偶爾一頭睡着的羊把頭伸過一點，牠的角恰正閣在孩子的脣邊，孩子就做起夢來了。他夢見正當炎熱的夏令，自己坐在白篷帳底下，捧着大碗喫冰咭嚙。這冰咭嚙真涼，直從脣邊涼到胃腸，覺得爽快極了。或者夢見那片草場上隨處是碧綠的大西瓜，變成一片西瓜田。他捧起一個，用手掌一拍，麥黃色的瓜瓢便在眼前

知道仙人掌的意思，就湊近一點玩着。

他們沒有一個不快樂。

一天，草場上突然來一個老婆子。她向孩子說：「孩子，你的母親死了，你跟我回去。」

孩子聽着，只覺得心裏塞進了一件什麼東西，燙熱的淚涌出來了，哭聲也放出來了。他伸出兩手，扶牆摸壁的樣子，跟着老婆子走去。

「他去了，」一頭羊說，牠的聲音頗覺悽然。

「我們少了一個同伴了，」一頭灰色毛的羊說。「我們從來不曾離開他。現在離開了他，就覺得另是一個樣子，一切都少有興趣了。」

「你們不聽見他的母親死了麼？」長鬍子的老羊歎着氣說，牠的眼角裏有

點兒水光。

小白羊就放聲哭起來了。牠一壁哭着，一壁嗚咽地說：「他從此沒有母親可叫了！沒有奶可吸了！這是當不起的苦楚，傷心啊！」

小白羊這一哭，引起了大眾的哀傷，不免陪着滴淚。凡是小羊都更緊地貼着自己的母親，覺得有母親可叫，有奶可吸，真是說不出來的好味道。

這當兒，一頭彎角的羊拭着眼淚提議道：「他遇到這樣的哀傷，我們應當舉幾個代表去安慰他，順便請他早一點回到我們這裏來。否則我們徒然在這裏流眼淚，於他沒有一些益處。」

「贊成，贊成，」大家忍着淚說。「你就是一個代表。」他們又舉出鬚毛的白羊與長角的灰羊來，連彎角羊一總是三頭，代表大眾，去安慰孩子。

三頭羊離開了草場，依着路向前走去。後來走到了歧路口，不知那一條路是

向孩子那邊去的，他們就站住了。

剛巧背後來了個狡猾的人，笑嘻嘻地問道：「你們不認識道路麼？」

鬚毛的白羊點點頭，說：「是的。你知道同我們在一起的孩子，他的母親死了，他家裏應當從那一條路走去的？」

狡猾的人想也不想，徑捷地說：「應當從左邊這條路走去。我也走這條路，你們可以跟着我走。前邊還有歧路，我再指導你們。」

三頭羊感謝不已，就跟着那個人走。前邊果真有好些歧路，跟着他，一點也不用疑遲。最後走到一所很矮很矮的屋子前，那個人推開一扇板門，回頭說：「他就在這屋子裏，你們進去罷。」

三頭羊急忙奔進去，希望早一點安慰這死了母親的孩子，却不知道板門突然關上了。這屋子原來是狡猾的人的羊圈子！明天，他把三頭羊殺了，賣了許多錢，

自己還飽喫了一大頓。

這天傍晚，羊的主人坐在屋子裏，望見草場上的羊還不會回去，便走了出來。他見孩子不在，禁不住動怒了：「這孩子真頑皮！這時候還要跑開來，不教羊兒回去！」

他便趕着羊兒們回去。順便把他們數一數，看都來了沒有。數罷，知道少了三頭，怒得更厲害了，便提起竹棒在羊兒們身上亂打。這一夜，他躺在牀上，簡直不會闔眼，又是動怒，又是計畫。直到窗上有點兒亮的意思了，他才決定了處置的辦法。這夜裏，羊兒們就做起可怕的夢來了。小羊夢見母親死了，自己銜着母親的僵冷的乳頭，只是噉哭。大羊夢見主人手裏的竹棒突然變成一把雪亮的刀，自己的頭被斬掉，項頸間痛得說不出。有的夢見孩子被魔怪捉去了，自己提起四條腿

去追，只是追不到，終於跌倒在地上。

明天早上，羊的主人喚了一個人來，對他說：「畜養這些東西，又麻煩，又喫虧，真是傻子幹的。現在把他們一起賣給你，好在你天天要殺了賣的。」

那個人答應了，便取了幾條長繩，把羊兒們縛在一起，牽着就走。

孩子的母親就在羊兒們做可怕的夢的時候被放進棺材裏的。這棺材是孩子向東村西村磕了無數的頭，乞得一些錢，然後買來的。孩子貼着棺材睡了一歇，就哭醒了。看看天色已明，便奔向草場看羊兒們去。

他趕到的時候，不見有一頭羊在場上。奔進屋子裏，也沒有影蹤。他着急了，連忙去見主人。

主人看見他，扳着臉喝道：「你好！到這時候才來！」已而自己平着氣說：「現在羊兒已經賣掉，又何必怪你？總之，我不畜羊了，這裏用不到你了。」

孩子聽說覺得彷彿跌了一交並不是跌在地上却跌在空虛之中周身都沒有倚着他兩條腿不自主地走出了主人的門。

從此草場上沒有快樂的孩子與羊兒們了。只有榕樹撚着長髯默默歎氣，仙人掌寂寞地站在下邊。

一九二四，一，一一。

燈蛾的勝利

嚴既澄

諸位有不曾見過燈蛾的麼？我想，祇要是見過燈光的人，大概總沒有不曾見過燈蛾的吧。每當黃昏的時候，屋裏點着了燈燭了，便常常有許多比蒼蠅大些，比蝴蝶細些的飛蟲飛到燈燭的旁邊來，圍繞着火光飛着，總不肯離開了牠；有時飛的太近了，或是飛來的時候撲得太猛了，便會被火燄灼傷了翅膀，而一直衝落火燄之中——他就葬身火窟了。這種的飛蟲，因為生性歡喜飛近燈火的緣故，就被人題了燈蛾這個名字。

燈蛾的種類，是很多的：顏色不是一樣，大小也有等等的不同。本來據專門研究飛蟲的昆蟲學家看來，有許多愛飛近燈光的小蟲，是不在燈蛾的一族裏的，但是在我們平常人的眼光看來，就把一切的具有撲燈的特性的飛蟲，都歸入燈蛾

一類來說，大概也不能說是大錯罷。我們在這篇故事裏所要講的，也就是這個廣義的燈蛾。

燈蛾爲甚麼要老是繞着燈火飛，向着燈光撲，甚致連葬身火窟的痛苦也不怕呢？在未會聽過我們這篇故事的人看來，或者以爲他們是沒有意思的，以爲他們也是像有些愛飲酒、愛吸鴉片煙的人一樣地染上了一種嗜好——他們所染的就是撲燈的嗜好——明明知道牠的害處足以殺身，但苦於不能自己戒斷的。其實他們並不是這樣；他們做這事情，另有他們的宗旨，自有他們的大道理包含於其中。

原來世界上有兩種相反的境界：一種是黑暗，一種是光明。世界上的動物，也分爲相反的兩類：一類是善的，是慈愛的；一類是惡的，兇殘的。彷彿有一些很有智識的人說過：創造這個世界的人，因爲明知將來世界上的動物要分成善和惡

的兩類，所以特地將這世界上的時光分成晝夜，拿晝來代表光明，而夜則代表黑暗，要使善的動物活動於光明之中，而惡的動物動作於黑暗裏。因此，到了今日，凡一切善的和慈愛的動物，便都歡喜光明，而永遠做他們的事情於光明之內；像我們人類，就是善的動物之一，所以我們大家都要在白天的光明裏做我們的事情；若果夜間還要動作，便要拿燈光來代替太陽光，至於像虎狼鴟梟這些兇殘的動物，就不歡喜白日，而每每到了夜裏，纔高興走出他們的巢穴來活動了。諸位聽見過我們人類中的盜賊麼？盜賊也是從慈愛的人類變成了兇殘的動物的，所以他們的下手做事的時候，都在夜間，也就是這個緣故。

燈蛾這種動物，就是善的動物之一，和我們人類一樣的；因此，他們的天性，也是最怕黑暗，而最愛光明。當太陽落了的時候，他們就憂愁極了；大家都很焦急地飛着，務必要找到一個光明的所在，他們纔得安心。在黑夜裏，他們便四處飛覓，祇

要有一線的光明發現在牠們的眼下，他們便竭力向着這一線的光明飛過來，從沒有半途而廢的事情。諸位也曾聽見過他們在燈邊飛繞時所發出來的聲音麼？這原是他們的愉快的歌聲啊！他們所常常唱著的歌辭是：

親愛的同伴啊！

飛啊飛，

飛着不要停！

我們不怕夜，

夜裏有明燈。

我們不怕黑暗，

前途充滿光明！

親愛的同伴，

燈蛾的勝利